

第一輯 國民期刊匯編

周楊：編主

萬象

七月號

· 第一 · 第三年 ·

廣陵書社

萬象

七月號

第三年 第一期

匯刊第二十六冊

廣 陵 書 社

萬象

七月號

第三年 第一期

匯刊第二十六冊

廣 陵 書 社

七月號 第三年・第一期 目錄

插詩
頁畫

葉紹鈞
豐子愷

蠻陬獵首記 (風俗獵奇)

幽素 (四)

知也無涯 (知識講座)

梅守仁 (三)

狩獵 (小說)

蘆焚 (一)

華寨村的來信 (通訊)

蘆焚 (二)

弔突尼斯 (史地漫話)

石越 (七)

愚人節 (小說)

曉歌 (四)

維他命B₁會殺人嗎? (醫學常識)

余愛淥 (四)

尋夢人 (散文)

若思 (五)

燈 (散文)

韓孤 (五)

茗餘雜札 (小品)

鄭逸梅 (六)

雙清 (長篇連載)

鴻蒙 (六)

萬象馬將哲學

(方城)

文藝批評與社會批評

(太索)

閑話軼 (佐行)

你們在笑誰

(霍然)

談卓別林

(非骨)

中學教員 (小說)

葑菲 (八)

風沙寄語 (故都通訊)

季黃 (七)

荒野 (長篇連載)

師陀 (六)



藍天使 (小說)

與蜂雀度着假日 (鳥獸蟲魚)

獨身哲學 (文哲逸話)

叔本華論女人 (文哲逸話)

文人的故事 (文哲逸話)

晨 (長篇連載)

愛麗園——海上的迷宮 (特寫)

演技教練 (劇藝講座)

跳龍門的插曲 (小說)

西湖的風雨 (杭州通訊)

余叔岩之死 (天津通訊)

兩城間 (小說)

世界最怪的貨幣 (風俗獵奇)

飄 (連載劇本)

亞姆斯丹的水手 (翻譯小說)

燕子樓憶語 (小品)

伊芙小姐 (翻譯小說)

胭脂淚 (長篇小說)

二年來的回顧 (出版者的話)

希臘棺材 (長篇小說)

編輯室

補白

世界獵奇 (旅人)

藝文短訊

信不信由你 (程永修)

舊雜誌 (鄭逸梅)

施濟美 (一〇〇)

詩羔 (一〇四)

余榮 (一一〇)

燕飛 (一一五)

猗園 (一二三)

羅洪 (一二五)

凡鳥 (一二四)

石揮 (一四四)

司馬倩 (一四六)

林國蘅 (一六二)

物雪 (一六五)

徐翊 (一六七)

鍾文苓 (一七五)

朱梵 (一八〇)

朱茶 (一九九)

景湯 (二〇二)

蘇嘉年 (二〇四)

張恨水 (二一〇)

秋翁 (二二九)

程小青 (二三三)

編輯室 (二三五)



蠻陬獵首記

幽素

本篇原著者米勒氏 (Charles "Canibal" Miller)，其父母均美國人，而流寓於新畿內亞 (New Guinea) 內地之「奇也奇也」(Kaya-Kaya) 族轄境。氏生於此，以性敏慧，且與當地人狎習，故得被認為土著，而不予歧視。氏留居十餘年，及長始去而返美。按世界各民族之全未開化而有以人為食之風俗者，今已極鮮，而「奇也奇也」居其一焉。其人排外性極強，墮其地者多被殺，鮮倖免者。故以外人而得居留至十餘年之久者，實以米勒氏為僅有之一人。氏返美後，曾以身歷目擊之蠻荒怪異，著書行世，一時為之震駭，遂有「食人者」(Canibal) 之號。後氏又一度履其舊遊之地，此篇乃其最近應「真實」(True) 雜誌之約而作。所述被逼參加狩獵人頭之會，怪誕慘酷，得未曾有，因譯之以餉讀者。惟其所記確鑿非妄，願勿作山海經讀也。

譯者

緣起

我在美國住久了，有點靜極思動，因此每每對人提及想回到新畿內亞的意思；有一天，我在好萊塢正報上有這段廣告，當時便想起了你。

「你還有回到新畿內亞的意思嗎？」他問。
「是的。」
「那便對了！我今早來好萊塢時，在飛機裏看見我把手裏的照相機關好，問道：『什麼事啊？』」



本文著者米勒氏生長新畿內亞，最近曾爲當地土人。

荒之科學者或獵人合作。且可助經費。「號角報」信箱C九十四號。『這不完全和你合式麼？』

「這『可助經費』四個字是好的，不過我不認得這女人。我知道女人們的脾氣，現在是一團高興，祇怕得到她們看見第一個森林時，便棄甲曳兵而走了。」

「我由窗口看到下面的掃影場，但是這次的景物，和平時的絕不相同。我的視覺裏祇看見婆羅洲（Borneo）的深綠色的叢林，和新畿內亞的藍色高山。『這廣告

』就是是那天的？」我忽然問他。

「這是今天的報紙，我在紐約上飛機時才買的。告，」他把帶來的報紙攤開，「現在我讀給你聽，看對不對你的胃口。『有個性之少婦，厭倦虛偽之社會。欲求活動及勞苦。願與探險登

是那天的？」我忽然問他。」「這是今天的報紙，我在紐約上飛機時才買的。告，」他把帶來的報紙攤開，「現在我讀給你聽，看對不對你的胃口。『有個性之少婦，厭倦虛偽之社會。欲求活動及勞苦。願與探險登

過我欲到新畿內亞的意願却比什麼都強。我之所以要回到這個我生於斯長於斯的石器時代的海島，並不是爲了精神上的需求，而是想把「食人者」和「獵首者」的日常生活上搬上銀幕。我在好萊塢已經學會了攝影，而且我知道祇要我能夠實實在在地攝得其內容，而不和那些祇得其皮毛的旅行片一般膚淺，則我的片子是必能獲利的。至於要辦這件事，那更是非我不可了。所有由蘇門答臘（Sumatra）至所羅門羣島（Solomon Islands）的「食人者」和「獵首者」諸族，我都認識。我自小便和他們在一處玩耍了。我會往遊各族的地方，因而知道荒野中常會遇着的險難，和避免這種險難的方法。要想實現我的志願，則這段廣告實在給了我一個好機會，然而這個「有個性的少婦」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呢？

「我想她的屋子現在已經給探險家們擠破了吧！我說，『但是我可以給她一個電報，這是無論如何於我無損的。』」

絕對出於我的意外，我於兩天後已應她的約而往紐約了。在那裏我會見了這位厭倦虛偽之社會的李安娜姐女士 (Miss Leona Jay)，而她也贊成攝取「獵頭人」的影片。

經過她的律師的調查，知道我的履歷和信譽後，她正式同意了我們這次蠻荒探險。

當我們到達爪哇 (Java) 時，她和我已經預備把我們事業上的合作置於長久的基礎上；及至我們到三寶壟 (Samang) 時，我和她已經成為夫婦了。這事情的發展實在出於我們的意外，因為我們兩人向來都知道自己是毫無浪漫性的。

我們先到馬六甲 (Merak) 補充了食物和用具；把一切東西通用不透水的油布包裹好，以防那些柚木製的獨木舟萬一傾覆。一天早晨，我們出發了，我和她在同一隻獨木舟裏。由她的眼睛，我可以看出她對於這次的探險是很興奮的。

幾天後，我們到達一個「蠻林亞粘」 (Manding Anim) 族的小村落。我身為領導者，當然要去和他們的酋長辦交涉。我說明了我們這團體的目的，並贈以各種一串串的首飾，紅色的棉布和小鏡子等物。他知道我和他們「蠻林亞粘」族在埠上的人都認識時，他對我的態度很是和藹，而准許我們建立一個營幕，作

為中央總部之用。由這裏我們可以向四週的荒林進發，工作後回來休息，或補充用品，路近而便利。

但是，當我正在為自己的交涉成功而欣幸時，酋長的臉色突然變了。他莊嚴地告訴我，說希望我也加入他們神聖的「伊巫」教 (Sect of Ino)，而參加他們次日即舉行的「卡喇華里」 (Karawali)，那便是獵取人頭。

我停了幾秒鐘，簡直不能說出一個字。然而我心裏很明白，假使我拒絕了他這善意的邀請，則我們這個團體必被逐出他的轄境之外。事實上除了這地更無其他村落可以容我們工作，何況我更有喪失了我這許多年才獲得的交情的危險。

我點了點頭，不過我心裏實在比死還難過。

■ 悲劇的前奏 ■

「難奴亞士！」「難奴亞士！」

慘厲的狂呼衝破了寂靜的夜空；我們進入這村落至今不過數小時，所有的團員都在土人們的茅屋裏休息，而我則雜在土人當中，大家團團的圍着一團烈火席地而坐。

在我的不遠的後面，便是一個黑色的森林，裏面有的是猛獸和毒蛇，然而我却寧願獨自進入這險地，

而不願再留在這羣野蠻的人類前面。但是我不敢，因為我確知我們現在和將來之探險事業之能否成功，都視乎我能否獲得他們的好感而定。所以我毅然等候着，……等候着成爲一個「獵首者」。

他們的巫師向神靈和鬼魂祈禱後，便向我走來，瘋狂的眼光尖銳地刺入我的眼睛。他把手指向一碗調濕的石灰裏浸了一下，然後向我面上塗；嘴裏不住的念着他們「伊巫」教的咒語。

這次的遭遇是我畢生不能忘記的。整百雙的眼睛注視着這莊嚴儀式的進行，此後我便成爲一個戰士而有資格參加他們的「卡喇華里」了。在遼遠的地方傳來的沉悶低微的鼓聲中，間以燎火中木柴爆發時的「辟卜」之聲，使人感到一種無名的難過，而我臉上的石灰漸漸變乾而成爲一個硬的面具了。

那巫師突然立起來，鼓聲也跟着亂搥，震耳欲聾。巫師去了，鼓聲也漸歸沉寂。這時酋長才起身，發出信號，便有人遞了兩條滿打着結的繩子給他。他把一條給了村裏一個最老的人，另一條便由這「卡喇華里」帶去。兩條繩子上的結數是相等的，他們依着習慣，以後每日各解一結，如此便可以計算這隊人已經出發了幾天了。

儀式告畢，各人皆散歸自己的茅屋小睡，以待天

明。不過能够購得着的人却很少，這村落——他們叫

「美喇華」(Mirava)——已經浸在緊張的洪流裏了。

當東方露出第一線晨曦時，我們便出發了。除了少數帶妻的夫婦並行外，所有戰士都一個跟一個地，和一條長蛇般，蜿蜒而行。

一種陰沉的景像使我神經十分不寧。天雖然是亮了，不過能够穿過參天的叢林而透過來的光綫少得很。眼前的

景物像是給一個灰色的棺罩籠住了，我們越往前跑，這灰色也越深。我回頭望時，這小村落已在視綫以外了。

我盡力把我們



三個吃人肉西施

行經的路徑在腦中牢記着。每經過一處地方，繁生於山野間的花木的種類亦隨之而變，五光十色的花漫山遍野的亂生着。

每到一處河邊，我們便休息進食。婦人們釣魚，戰士們則射獵鳥獸。野獸中以袋鼠——他們叫「沙咸」(Saham)——的肉爲最鮮美。每次獵得袋鼠時，便把牠的肉切成人掌大小的塊，分給戰士們懸在臂圈上面，以便隨時取食。

在「卡喇華里」的進行中，白天也不許舉火，恐怕火煙出於林表而爲敵人哨兵所覺。從大體而論，這個「蠻林亞粘」族不能算是十分勇敢的種族，他們祇能揀天剛亮時，出其不意地向毫無準備的他族襲擊，而絕不敢明目張胆向人挑戰。

隊伍突然停止了，顯然我們已經逼近我們的目的地——一個不幸的村落。夜的黑幕神秘地把我們藏身的森林遮蔽了。酋長選了四個最勇敢的人前去偵察敵人的虛實。

不久，巫師再向神靈祈禱，全隊的人們都爭着把石灰向自己身體上亂塗，他們的眼睛射出黃色的、渴望殺人的兇光。除了頭上的羽毛和象牙的項飾外，他們把身體全裸了，焦急地等着進攻的命令。

我的腦海中，不由我的自主而一幕一幕地現出目

前即將進行的大屠殺。我的心情忽然由恐怖而變爲十分忿激，但我却不敢有所作爲，因爲我知道假使我在這個時候有不利於他們的舉動，則一定不特於事無益，而且還有喪失我自己和所有同事們的生命之危險。這時每個「食人者」都在瘋狂的狀態中；身體不住的搖動着，嘴裏喃喃地吟着：

「難奴亞士！」「難奴亞士！」

被派出的四個先遣隊回來了；祇看他們眼睛裏射出的光輝，便知道一切都很滿意了。同時我的心也死了，我所最怕的事情至此已絕無避免之望了。

如饑虎尋羊一般，這隊戰士在濃霧的樹林中覓路蛇行而進，我和妖怪般的巫師跟在後面。我聽得自己的耳中響着血脈沸騰的聲音。

■ 人頭的狩獵 ■

行了不久，我已可由樹縫間望到這個村落，數十間竹屋點綴其間，一切沉靜如死。整個村落竟無一件在活動着的東西。酋長在樹後瞭望了片刻，然後突然把手中的長矛高舉。

戰鼓如雷般怒發，這羣人形的野獸全衝進村裏，手中揮舞着竹刀，矛和大椎。喊殺之聲直衝霄漢。

由夢中驚醒而失去了理智的人們，不知所爲地跑

出屋來，正迎着他們的死神。無數人向四面落荒而走；不過不管他們向那裏走，終歸還是一死。肉和肉撞擊之聲，把我的耳鼓震聾了，我決不能繼續目睹這種慘絕人寰的景象，祇得設法避開。

當我經過一所破屋時，一個黑影突然向我撲來。

他的眼睛充滿了恐怖，因為野蠻人們都知道遭受到這種攻擊時，是會得到怎樣的結果的。當時他顯然正想逃入林中，而我適巧走過，他看見我臉上的石灰，便誤會以為我也是他們的敵人了。

他虎一般兇猛地把我撲倒地上，從背後用手臂勒着我的咽喉，想把我弄死。我覺得堅實的肌肉，在他的手臂的皮下像活蛇般蠕動着。我設法拔出身邊帶着的短刃獵刀，向他的手臂亂刺，鮮血濺遍，兩個人身上。他叫痛的聲音十分難聽。在恐怖和慌亂中，他更傾其全力把兩腿夾着我的身體。我給他壓在下面，漸漸不能支持，以為這回是不能倖免的了。不意突然地他放鬆了，他的身體抽搖着而滾在地上。我艱難地立起來看時，見一個「蠻林亞粘」戰士，正用他滿了血污的手舉起大椎，向躺在地上的人亂擊。原來他看見我被人襲擊，便靜靜地由後面用大椎把他打昏了而救了我的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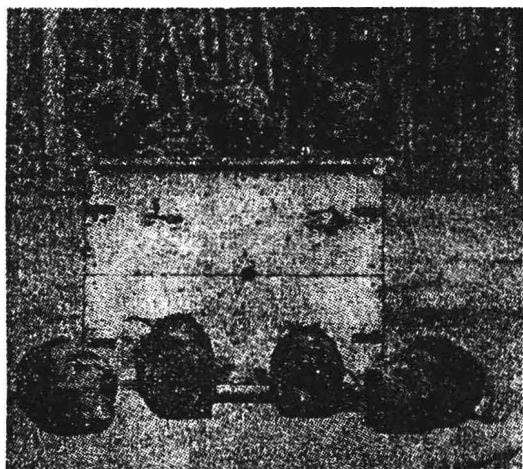
戰場的景物幾乎把我的胃翻了出來，不過無論我

把眼光移到那裏，所見到的都是一樣的可怕。世界上最恐怖，最無人道的事情，都集中在這裏發生了。大地上佈滿了人類的血和肉，而殘酷的殺戮還是興高采烈地在進行着。這一切決非文字所能形容，總而言之，這裏已經不是人間世，簡直是一個修羅地獄。直到最後的一個抵抗者被殺後，他們便開始搜集血肉狼藉的頭顱了。

他們的習慣，一個小孩命名時，必須殺死一個敵人；而殺人者須把敵人臨死時最後的一句話記着，即以這句話為小孩子的名字。他們因為敵人的首級必須在未死前割下才有用，所以常用木椎把敵人打昏了，然後割頭。

祇有少年婦女是赦而不殺的——其數却也不少。至於她們將遭受怎樣的待遇，大抵可想而知，我也不忍再污我的筆墨了。所奇者，「蠻林亞粘」族的婦女竟圍立而觀，恬不為怪。

由兩歲至七歲的孩子都擄了回來，分別收養，將來長成即被視為土著。這種辦法，雖然頗為合理，然而却每每因此發生慘劇。因為有幾歲大的孩子們對於生身父母的印像是不能磨滅的。何況他目睹他們死事之慘？於是到長成後，一俟有機可乘，便要替他父母復仇了。



酋長贈給米勒氏的人頭

入屋裏搜羅一切，細載而行。

爲着怕附近和這裏有交情的村落，會得到消息而來報復，所以歸程便匆促地開始了。他們盡量地帶了許多人肉，然而人頭才是他們此行的目的物，所以帶了六十多個血肉模糊的人頭回去製成標本！

在歸程中各人無不喜悅異常，大家都盼望着早些回到本村，因爲「吃人肉大會」——他們叫「偉曼尼」(Wemane)——現在正等着他們回去舉行呢。

至

他們到達時，村裏已經得到捷足者馳報的勝利消息，而準備好狂熱的歡迎會了。戰士們受其家長和隣人們的慰勞。巨大的烽火熊熊地在燃燒着，還有許多棕酒——他們叫「沙高偉里」(Sagowce)——和果實，都在等候他們去享受。但是我這時正爲李安娜焦慮着；離開了我以後，她得靠自己的機智來保護自己了，她能够和這羣毫無理性的人相處，而平安無事麼？直到她由人叢中衝出來投入我的懷抱時，我這顆心才能輕輕地放下；然而看見她蒼白的腮頰，便知道她也和我一般的捱受過非常的痛苦了。

這天我和她在屋裏廝守着，大家都恨太陽走得太快了。我已料知他們的盛會將是如何光景，所以堅囑李安娜留居屋裏，不得出外參觀。

「吃人肉大會」於黃昏時舉行，事前男男女女都爲佈置會場而十分忙碌。他們建了一個高臺，和增加幾個烽火，襯上了黑色的森林爲其背景，這景像本來是很愉快高興的。不過我知道，不久他們開會時，這一切便適得其反了。

所有上次獵得的人頭，都收集了來給酋長和巫師驗看過，便留下牙床骨而將其餘部份棄去。所有牙床骨用籐條穿起來，預備將來給「伊巫」教建築新廟堂時供祭禮之用。

一大羣人圍着，把帶回來的屍體小心地洗淨血污，鑿切成塊；再將脊椎連肋骨逐節分開，用籐條懸掛於會場四週。正和文明人懸掛花彩一樣。

■ 吃人肉大會 ■

夕陽西下，全村的人齊集在這廣大的會場上，熱帶的清涼的晚風微微地向人面部拂過。由閃爍不定的火光中，我看到各人的臉，便可以知道他心裏狂亂到什麼程度了。

眼睛放著光；赤裸的身體上映着火光的汗珠，閃閃地在胸腹之間流着；身體像蛇一般地絞扭着，搖擺着。——這放蕩荒淫的原始人的舞蹈呵！跳舞既畢，繼之而舉行者便是「人肉之宴」！他們一羣圍着燎火，把預備好的人肉在火中燒炙而食。每人口中津津有味地咀嚼的，都是自己同類的肉！微風不時吹來使人窒息的焦肉的臭味。

他們饕餮地吃喝着，跳舞着。時間漸漸過去，而棕酒的力量也漸漸地顯現了。鼓聲越打越急，舞也越跳越快，這羣人的心靈和肉體，都已完全入於瘋狂狀態。然而祇要還有酒和肉，他們是決不會停止的。由黃昏直至晨曦東上，把燎火的光輝蓋了下去時，我始終坐在那裏。我本來要動身，把我的妻帶走，離開這

個人間地獄。但是酋長却不允許，我也明白他的意思，因為他們在現在的瘋狂中，倘使我們逃走，必定會被追及而割取首級的。

最後舉行的是「製頭」的儀式；人們分別圍着燎火集合，我則在酋長和巫師的一羣裏。

他們熟練地，像我們的廚夫開剝兔子時一樣，由頸部把髑髏骨取出，而全個首級的皮，却依然完整無損。再用竹刀把皮下附着的肉刮淨祇剩一層薄薄的皮，真個成為名副其實的「臭皮囊」了。最後用乾草填滿了，使其回復一個人頭的形狀，再掛在竹樹上候乾。至於那些血肉模糊的髑髏骨也不是無用的。先將血和肉刮淨後，再把腦子取出，以奉族中最老的人；這老人復將其一部份轉給巫師享受。他們以此為無上的美味，且深信食者能獲得一種魔力，可以和鬼神交通，而能給族人們揭示他們的夢境——他們叫「印度班拿士」(Indupanas)。

髑髏的空壳也在太陽下晒乾。數天後取下乾了的頭，把裏面的乾草拔去，在水裏浸軟了，然後小心地套回原有的髑髏上。鼻子和眼眶都用薄竹片緊緊地撐開。以上各種手續完畢後，把製好的人頭在潮濕生煙的柴火上薰過，才分別由物主拿回家掛在屋簷下。

因為我是「貴賓」，不得不把所有製好的人頭逐

個檢視而加以贊美。這些男人和女人的頭顱，是何等的可怕和可憐呵！在不久以前，他們還是和我一樣活潑潑地生活着，如今却無緣無故地成了他人手中的玩具了。

使我度日如年的「吃人肉大會」終於告畢了。我正如釋重負地預備告辭回家，不料那酋長的兒子忽然跑到我面前，像慈母之愛護其嬰兒般，兩手抱着七具製成的首級。我當然盡力贊賞，說這幾具是最成功的作品。却不知道幾句話會造成可怕的錯誤，正所謂「言多必失」了。原來這時酋長止立在我旁邊，他聽得我的誇獎時，那黑醜的臉上放着喜悅的光輝。

他那會鑑貌辨色的兒子要博得他的父親的歡心，便把那七顆人頭拋入我的懷裏說：

「我父親的朋友和白色的戰友呵！這些都是你的了，把牠們拿回去掛在屋子上吧。」

坦白地說，我當時簡直愕然不知所措。腦子裏在想，我若拒絕他們這種珍貴無比的禮物，便是對他們一種侮辱。我怎敢冒這種危險呢？自從來此以後，我已經捱受了無數的艱苦，才得到我們事業上的順利，又安肯到今日才因我而使其功虧一簣？於是我不得不接受了這幾具人頭；雖然背上像是有一盆冷水澆下似的，我却努力把笑意現在唇上。至今我還把牠們藏着的

，以爲我們這次蠻荒探險的紀念品。

次日這個村落回復了平時狀態。女人們懶散地閒蕩着，和親友們談些無聊的話，戰士們則整天在屋外蔭影下瞌睡。我們却得到攝影的自出了。一幕幕地攝好後，藏在膠片箱裏。許多土人是有一「攝影羞」的，他們見了鏡箱便逃，決不肯給人拍照，幸虧我的妻子却能很技巧地用各種方法使他們集中了注意力，讓我用小鏡箱在旁偷攝，因此得了不少好鏡頭。

不知什麼原故，當我們工作完成，細載行李，乘舟離去這個「食人者」的村落時，真有些戀戀不捨之感。然而這也不過是片刻的思潮而已，等到山迴路轉，回頭望不見牠的影子時，我的心境却又一變而爲急欲回去，看影片出品商人對我們的片子的評價，是否能和我們所估計的一樣高。

我們到英國時，在英國出品商人們面前，把我們的片子作首次試演。他們立刻出了我們不能拒絕的高價，而把片子留下。這次旅行以李安娜女士的蠻荒探險始，而以米勒夫人的事業成功終。

我們預備今年秋天再到「獵首者」的地方去，不過我希望這回不要再做一個「獵首者」，而參加他們的「卡喇華里」和「偉曼尼」了。

知也無涯？

梅守仁

任何科學書籍都打算把我們所住世界的若干已知事情告訴讀者。書中所說到的，比之已經發現的和可以寫出大綱來的全部知識，當然只是極小的一部分。而以我們所知的全部知識，比之我們所住世界的許多未知事情，更是小之又小的部分。差不多在每一部門，我們都不得不留着一些重要而有趣的問題，不加回答，理由是我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

這對於大多數的人似乎是一樁最灰心的事情。他們覺得我們每作一新發現，不但未能把這一個分野辨識清楚，使整個事情易於設想，卻反而展露了許多向所未知的新問題。其最後目標像是一個影子，牠老是趕在我們的前面，似乎永遠不讓我們跟得上去。牠是一個迷人的篝火，只逗人前進，卻不讓人追及。

人類心裏所湧起的問題是：在求知的過程中，我們是否真在一步步走向終點？知識的總量是有限的嗎？如果我們肯化長時間下苦工夫，如果讓我們的子子孫孫繼續不息地工作下去，我們能否希望在某一遙遠的將來能完全了解這宇宙呢？

在十八世紀的後期，德國有一個大思想家名叫康德(Immanuel Kant)，他寫了許多的著作。其中之一名為純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這是一部人人必讀的著作。不過在我們大多數人，必須把牠留在閑靜的晚年去讀，因為在各種文字的著作中恐怕沒有再比康德這部大著那樣的難讀難懂了。

正如我們不能跟愛因斯坦用紆曲的數學方法來了解相對論一樣，我們也只能把康德所留給我們的文字記錄，讓專門的哲學家去研究，而從間接方面去獲得這位卓越的德國教授所表達的若干概念。



康德在他的「純理性批判」中就討論到我們上面所說的問題。他所作的結論在我們是極感興趣的。他相信人類的心永無獲得全部知識的希望。他說，除了人類的心所能理解的諸事物以外，還永遠有着無限量的知識，爲我們所無法接近。他認爲人類的心是天生固於可了解的事物的。因此我們對於純粹知識的探索，是一個極端無望的企求，命定地不會成功，因爲我們能够了解的事物跟這不可知的廣大領域是無可比擬的。

這是他論旨的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比前者更易使人信服。那是說，我們無法證明這個或那個觀點的正確所性。以我們只能接受我們心裏覺得比較合理的觀點。

假設有一個人，不知道我國版圖的大小，而欲出外去仔細研究本國全部的地理，遍覽每一江河湖澤，每一山嶺溪谷。他經過了長期的熱心的工作，也許會漸漸倦怠起來。他覺得他的工作似乎始終不見進展。他每當備嘗艱險得到某一遙遠的山脉之後，就立即覺得這並不是他的最後工作，橫互在這山脉後面幾百里外的邊界上，還有不知名的山脉需要探檢。於是不久他也許就這樣的結論，這工作是要永久繼續下去的，他研究地理的能力有着某種奇異的限制，使他永遠無法到達另一邊界，即使他繼續着工作無窮的年歲，歷盡艱險，也還有無限的未知領域橫在他前面。

但是你與我，憑了現在的知識，確知我國國土雖大，卻屬有限，所以這個人如果就此失望地停止了他所担任的工作，那末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行爲是錯誤的。

這就是論旨的另一方面。我們至少可以承認知識的總量實際上是有限的，我們對於知識的獲得確在日見進步。如果這個意見是正的確話，那末我可以說，每解決一個問題，即是前進一步，而到最後——也許在幾百萬年以後——我們也許果能够獲得完全的知識。

康德的話也許是對的，他說，心的理解能力天生受有限制，所以要用心來包容我們所說的全部知識未免太嫌不足。但是我們也可以這樣地設想，在動植物界中，進化作用在不息地改變生物。因此我們很有理由希望，人類的智力本身，經過了許多世代男女的遞嬗，會變得更堅強有力，等到我們需要全部知識的時候，進化作用也駢肩行進到相當的程度，而我們的心已能包容此等知識，得到競爭的報酬了。

在目前世界上，有上千上萬的男女在奉獻其生命於發現新的事物，於增加新的知識。我們在這里所指出

的那些男女，並不是指那些想利用發明來過更舒服的生活或發大財的人。他們的工作，目的全不在此，他們不但想賺錢，並且往往連生活的必需之資也加以拒絕。他們對於知識的貢獻常常沒有實際的用途，然而他們也許比上面所說的發明家更覺幸福。他們的幸福是從心的成就上來的。

這一類工作者如果相信了康德的話，人類的心永無獲得全部知識的希望，那末他們獻身於純知識的探求，不就變成毫無意義了嗎？所以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執着這樣的意見：知識是有限的，最後必能完全為我們所獲得。至於康德的不可知領域，只是一個沒有現實性的惡夢罷了。

這個堅實的世界從我們的感覺看來，是由物質所組成的，而物質又附麗着種種形式與數量的所謂能。這物質往來運動，於是就在空間，或就某種意義說，更兼在時間中發生我們所熟悉的各種形狀和形式的變化。

科學家告訴我們，物質與能似乎是同樣的東西，因為我們把原子加以分析，發現牠大部分由電子所組成，而電子就是能的一種。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空間與時間必須融合成一個單獨的觀念，而不能把牠們分開來設想。由於沒有一個較好的名稱，我們就稱這個單獨的觀念為時空，或照算學書稱為「時空連續體」。

由此可見，世界並不包含質能時空四種要素而僅含能與時空兩種要素。這樣一來，自然使一切事情變得十分簡單，不過在起初由於獲得此種結果之複雜錯綜，使我們略感不便罷了。

科學家已經把我們所知道的——或我們認為知道的——關於我們自己所處的這個特殊的美麗花園，摘述一個大要。這知識給了我們一幅十分粗略的萬物本質的圖畫，圖畫上滿佈着缺漏和矛盾，而在這許多無關緊要的缺點之中，還有一個基本的大缺陷，牠露出猙獰的面目，輕蔑的態度，指斥着我們的哲學家 and 科學家。「你們費盡心機，」這個可怕的譴責者說，「已經——或僅只發願把關於宇宙中的一切事實串連成一條前後一貫的鏈，固然，這鏈雖然纖細，卻非常堅牢，因為牠是真實的，因為因和果在錯雜的變化中確是相互關連的。但是你們不知道，你們雖然聰明，由於你們的方法之謬誤，計劃之空洞，將使你們這美麗的鏈永遠串不完全，以致白費心機嗎？你們不知道你們的鏈沒有首尾；牠只是你們所找絕對真理的一片段嗎？你們一想到你們自己指定的理解工作之萬難成就之點，就在發現一個可以投下你們的鏈的「第一原因」